

● 劝世谈丛书

● 陆拾童 等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吃

无底
巨洞

无底巨洞——吃
无底巨洞——吃
无底巨洞——吃
无底巨洞——吃



劝世谈丛书

无底巨洞

——吃

陆拾童 夏炎 鹰翔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沈阳

(辽) 新登字 1 号

劝世谈丛书
无底巨洞——吃
Wudi Judong—Chi
陆拾童 夏炎 鹰翔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丹东印刷厂印刷

字数:133,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6 1/8

印数:1—13,007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杰 张景富

版式设计: 赵耀今

封面设计: 刘冰宇

责任校对: 宋毓培

插图绘制: 珊石

ISBN 7-205-02760-8/C·183

定价: 4.50 元

目 录

“四大公害”与“两大本能”

- | | | |
|---------------------|-------|------|
| 论“吃”与“抽”、“嫖”、“赌”之异同 | | (1) |
| “食色性也”与“民以食为天” | | (3) |
| 一个巨大的无底洞 | | (15) |

“吃喝风”啊“吃喝疯”

- | | | |
|------------------------|-------|------|
| 反“吃喝疯”斗争的“三性” | | (21) |
| “四菜一汤”的“对策”与“突破” | | (25) |
| 宋健拒吃飞龙说明了什么? | | (29) |
| 一个穷县的穷吃穷喝风根在何处? | | (38) |
| 土“吃茬儿”吓跑了“洋财神” | | (41) |
| 机关吃企业,当休何时休?! | | (45) |
| “吃得很累”小议 | | (50) |
| H市报道“折罗现象”很有典型性 | | (52) |
| 新加坡“谁浪费(蛋白)谁受罚”的规定好! | | (58) |
| “悼念”“公关烈士” | | (61) |
| “zhou桌”、“灌尿”、“起哄”,对不对? | | (66) |

当代酒馆中的无收入顾客 (71)

病从口入吃之过——过少、过多、

过急、过偏、不洁等等

夏炎大夫谈“吃之过” (77)

“吃经”、“食谚”无价宝，健康长寿

离不了！ (89)

应当把“干杯”“架空”起来 (93)

从张大帅厌食的自我疗法说开去 (96)

应当提倡“健康至上，科学配餐”

原则 (99)

敬告喜吃“生猛海鲜”者 (102)

学习——扬弃——超越

从中西快餐对比中可知 (105)

“洋食品消费热”分析 (108)

俄罗斯女招待像一股旋风 (112)

中国古代文史“撑”“饿”记录举要

中国古代一小撮吃得特好的短命鬼 (117)

嗜鱼如命却拒收“鱼贿”的古代智者 (123)

《硕鼠》——一篇写“吃”的最古的诗.....

..... (125)

不朽《咏怀》诗，题眼原在“吃” (127)

这边是“军中宴”，那边是

“人食人”!	(131)
常读常新《悯农》诗	(135)
大唐帝国灭亡的确凿凶兆 ——《橡媪叹》	(138)
“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141)
对吃鱼顺序大倒个儿的强烈抗议	(144)
千秋杨潮观，万岁寇莱公	(146)
几度风靡中华大地的乌进孝食品 原料单	(148)
“吃”也是开启“宝钗心扉”的钥匙	(153)

中华饮食文化面面观及其它

中餐宴饮优缺点概略	(157)
汉族 4→8→10→12 菜系概略	(161)
神侃咱们的筷子	(164)
全国 55 个兄弟民族风味食品概览	(169)
广州鹰翔谈当今中国餐饮发展的 新趋势	(177)
后记	(188)

“四大公害”与“两大本能”

论“吃”与“抽”、“嫖”、“赌”之异同

“**吃**、抽、嫖、赌”四字连用，是我们四个作者与两位责任编辑的共同创造，还不知能不能得到读者——社会的广泛认可哩。

老话说的是“吃、喝、嫖、赌”，我们感觉到：一方面，“吃”、“喝”一势，难以分清；另方面，“后起之秀”——不过三四百年的“抽”，如今实在是“不得了”！所以，并“喝”于“吃”，新添一“抽”。

“吃、抽、嫖、赌”连用之“吃”，意谓“大吃大喝”，非指一般吃吃便饭小菜也。这四件事，是当今人类四大公害，更是当今中国四大公害。

公款超标违纪大吃大喝风屡禁不止，且有愈禁愈炽，标准愈高之势。国库消耗很大，党风、政风、社风损失很大，平民百姓怨愤很大。私款大吃大喝风也很盛，也不是什么好事。

抽，主要是抽“小烟”，烧了多少个亿的钱不打紧，抽出来多少病，抽死了多少人，全人类怎么办？中国人怎么办？更

有抽“大烟”旧滓浮起，虽属极少数，但亦时有所闻，危害极大。

嫖风在大陆复旧了。中国人口基数太大，统计出什么来都会吓人一跳。据估算卖淫者百万有之，嫖娼者当然亦百万有之。消磨意志，制造矛盾，传染性病，危害社会，……最可虑者，是几十年来总有人嗫嗫嚅嚅，声音过小，听不大清：说什么此事不可禁，大有好处；近来这声音嗡嗡嘤嘤，清晰可闻了：哼！看着吧，赌场，烟馆，妓院，早晚得公开出台！从“孔方兄”的“方孔”看大千世界，有些人在渐渐无羞无耻了！姑娘们的腿可不是鸡腿啊！

赌，更有人说禁不得了；其风更盛，弥漫于各地——小打小闹小输赢，一晚上不过百元，现在不但可以公开说，只怕说了已不大“光彩”了呢，因为赌注太小。一个相当级别的三天的会议，主持人竟打了三整天加三整夜的麻将，饿了就地加餐，困了香烟顶住。这般辛劳，铁打钢铸的身子骨也得散架子，岂有不肺癌呜呼之理！这虽然是一件个别事例，但也很有典型性。

总而言之，吃（包括“喝”）、抽（鸦片）、嫖、赌，就像金环蛇、银环蛇、“草上飞”、“竹叶青”这些美丽的毒蛇一样。它们化作美女，把那些意志薄弱的堕落者紧紧地搂在怀里，轻轻地哼着迷人的小曲：人生不过百年，何不及时行乐；如果不为自己，就该天诛地灭；世上只有钱好，见着就揣腰包。它们的毒牙啮入您的皮肉，毫无痛感；它们的毒汁注入您的血管，十分舒服。就这样，您的生命（精神生命，甚至肉体生命），便消灭了。您的生命只有一次，一切迷信的前生与来生

都是骗人的谎言，生命是最宝贵的东西，难道无价之宝就这样廉价、削价处理掉了么？中国人口太多，就这个民族的整体来说，死一点“现世报”、“败家子儿”无所谓。问题是他们的“精神尸体”散发出恶臭和毒菌，会熏坏我们大家。这是最危险的事情！

为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一定要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狠狠打击违纪、犯法的各种丑恶社会现象；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社会主义，理应比新加坡“软环境”更强些才是。现在照此还距离颇大。和平建设时期，“天塌不了”的想法极易产生，的确麻痹不得。在这方面造些健康的舆论，摆些实事，讲些正理，便是本书的目的。

但是，“吃”与“抽、嫖、赌”毕竟不同，前者有“人生第一需要”和“饮食文化”的积极合理成分与“大吃大喝”相混杂。所以，本分册与“抽、嫖、赌”不同，要拿出一点篇幅谈“合理的吃”，读“饮食文化”，以反衬“大吃大喝”之不正常、不可取，划清界限，毋“左”毋右。此谈“吃”乃与后三者大不相同之处也。

“食色性也”与“民以食为天”

《孟子·告子上》记载告子说：“食色性也”，意思是说，吃的欲望和性的欲望，是天赋的本性。这位兼治儒墨之道的告不害先生，思想很活跃，和老师孟轲先生的认识不大一致。他说“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比孟夫子“人性

善”论高明多了；他所说的“食色性也”也是如此。

这里的“性”，没有指明是谁的“性”；从上下文看，可以理解为指“人”。值得注意的是，决不像古代通常情况下“色”单指“女色”，“人”单指男人的性欲，而是指全体人类的食欲性欲；再有，从上下文看，也可以理解为指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动物的食欲性欲。告先生虽然在辩论中常常误入孟先生的“陷阱”，但是“食色性也”的判断，实在是很伟大。

现代奥地利有个大学者，叫作弗罗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主张性本能是人的心理的基本动力，是摆布个人命运、决定社会发展的永恒动力。他在理论上用“色”吞噬了“食”，不知这是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尝过饥饿的滋味。告不害比他早 2000 多年，当然不大可能像弗氏那样建立精神分析学说，但告子把“食色”并列，并且把“食”放在前边，这一点却比弗罗伊德高明。因为，一切挨过饿的人都不会不懂得“一食二色”这个排列顺序的正确性。记得 1960 年的时候，S 学兄在把粥碗的水喝下去以后，曾忧伤地对我说，他的性欲消失了；可是，后来当他能吃上两块炸带鱼时，消失了的又重新出现了。我自己更有深切的体验：“性早熟”的男童，生活中大约有很多，长大了不是健忘便是羞臊、缄默，不提了。我记得很清楚：56 年前，我 4 岁时，便懂得爱慕刘大婶、祁大婶。她们美丽的面庞与肢体，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祁大婶害痨病夭折，我已经上小学，哭了好多个晚上。我幼小的心灵曾想过：她家的坐钟坏了真好！我家的小闹表如果一天多转两圈，要赶多久我就和她一样大了呢？如此说来，我是弗罗伊德学说的好例证么？非也。47 年前，我 13 岁，非要

跟妈吵着闹着，离开贵州铜仁，去湖南芷江考“国立中学”“吃公费”。这也是为了给寡妇妈妈减轻负担。回程长途汽车票钱都不大够了，举目无亲，告借无门，我只好下决心饿到湖南晃县。旅客们吃了第一个午餐回到车上来，有的人问我：“小朋友吃得这么快？”我死要面子地说：“吃饭快，习惯。”问者顺手拣一嘟噜葡萄塞给我。这甜葡萄，每一粒下肚，都引起一阵胃肠的“轰鸣”，饿得更厉害了。晚上，人们纷纷找旅馆，吃晚饭；我呢，清扫了车板上的灰尘，摊开被褥，然后，拎着手巾肥皂盒，跳进清澈的小河里，洗去一身的尘土污垢；当水流把肥皂沫漂走之后，我把嘴张开往水里一沉，“咕嘟——咕嘟——咕嘟”，美美地灌了一肚子甜甜的河水，准备回车上睡觉。从祁大婶死后到这时的5—6年间，一尊又一尊“女神”占据着我幼小的心灵。除去读书和睡觉，她们总会打开我的心扉走出来与我相会。然而，此时从胃里跳出另一尊“Hunger”（亨格尔，饥饿）女神，专横地把“Lover”（拉弗尔，爱）女神赶跑，强行占有了我瘦弱的整个身躯。看来，还是鲁迅说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忽然想到·六》），比弗罗伊德更符合实际。

所以，中国人早就懂得“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汉书·郦食其传》）的道理，真是很务实，很聪明。“天”在这里应当理解为“赖以生存的根本”。当皇上的拿老百姓当作自己的根本，这是民本主义，不是民主主义；老百姓拿粮食当作自己的根本，因为“一天不吃饿得慌”，这就是重农主义的基本道理。“王者以民为天”，王者不见得总能记得住，因为民性至柔如水，容易记得的是“水可以载舟”，容

易忘掉的则是“水可以覆舟”；然而，“民以食为天”，民却不好忘掉，一忘肚子就咕咕叫，叫得厉害，王者又不管，那饥民就会惹大麻烦、捅大娄子了。

以食色为本性、以食为天的，不仅有人，还有众多的动物。地球上热闹非凡，有许多生物。其中有动物、植物两大类。这芸芸众生，并非平等地和平地共存着，而是构成了一个首尾相衔的“生物链”，它的实质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残酷”的“食物链”。在植物这一大段，基本上各自向大自然索取阳光、空气、水和无机物养料；在动物这一大段，就没有这般宁静了。其中可分为三小段：素食类，肉食类和介于二者之间的杂食类。“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河泥，……”从小妈妈就是这么教我们的。素食类只吃植物，不吃动物。它们的消化功能只会对付植物，对付不了动物。肉食类只吃动物，不吃植物，它们的消化功能恰恰相反，只会对付动物，对付不了植物。所以，你如果给狼煮一碗香雪挂面，给羊炖一碗红烧牛肉，都无异于丢给他们一块石头。只有杂食类的动物，才是又吃素，又吃荤，遍享世上美味哩！

而人，就属于什么都吃的杂食类！

人，是地球上一切物质（无生命的和有生命的）的精华荟萃之所！

人，是生命之巅，是俯瞰着狮、象、虎、豹、猴、蛇……的“珠穆朗玛”！

人，是“食物链”中吃得最全、最多，吃法最有花样的万物主宰；若说“残酷”，他比狮、虎、豹、蛇高出一万倍！

人，是怎样登上万物主宰的宝座？他的最矫健的个体，比

之于恐龙、巨鲸，比之于狼虫虎豹，只不过是渺小的孱弱者；他是一靠群体的团结；二靠劳动的锻炼；三靠头脑的智慧，登上这宝座的。

然而，人类的“口头福”也不平衡。一条大杠杠是地区差异，又一条中杠杠是阶级差异。这些杠杠使人类在纯“肉食者”如虎和纯“素食者”如羊之间，排开了自己的队伍——有的接近纯肉食类动物，有的接近纯素食类动物。前者如欧洲人，后者如亚洲人；前者如蒙古族，后者如汉族；前者如帝王将相，后者如贫农贱工。地区差异，是自然条件差异，畜产丰富当然多吃肉喝奶；农业为主当然多吃五谷蔬菜。阶级差异，是社会即人类自身的差异，归根结底是生产力水平造成的。物以稀为贵，稀者自然供应给阶级社会中有钱有势的上层分子。俄罗斯地处寒带，蔬菜，尤其是其中的黄瓜、西红柿，历来总是被那里的人视作“珍宝”的；而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中国，自然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肉为贵了。杜甫这两句诗，虽然好讲，也有点不好讲。有人说，肉会变臭，酒却不会，因为是五言句子，搭配而已。这就讲错了。唐代还没有蒸馏酒如今天的六十度白干；只有榨制酒，非常容易变酸变臭，非止陪衬作用。至于“冻死骨”，当然是指缺衣少食冻饿而死的饿殍，而决不是吃得饱饱的，仅因衣服穿得少就死的。

这样看来，民以食为天，那是各有各的天。西方人有西方人的天，东方人有东方人的天，南方人有南方人的天，北方人有北方人的天；富人有富人的天，穷人有穷人的天，小康人家也有它自己的天。有代表肉的红色的天，有代表菜的绿色的

天。吃的本能即使得到满足，那具体内容的高低精粗优劣是大不一样的；更何况，还有得不到充分满足，乃至饿死的呢。

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上基本上没有饿死人的现象。我们成功的地方，是非常重视农业；失误的地方，是搞大跃进、公社化，没及早搞计划生育。合在一起看，除60年代初局部地区饿死过人之外，以极少的人均耕地面积，养活这么多人口，不仅吃饱，而且近年来越吃越好，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真不太容易。到中国城乡农贸副食市场看看，真还够得上“丰富多彩”四个字。我想说一句最没出息的实在话：没有这么多鱼肉菜蛋，哪里会有安定团结？！

“吃”的形势好是好，可别忘了不好的一面，更别忘了以往的失误和教训，别忘了“国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的古训，别忘了农民。有人说，邓小平时代，农民得利最多，他们如何如何上天堂了。我说，农民吃的是比过去强了，超过一般城市的冒尖农村确实也有；但是，由于起点太低，基数太大，总的还是比不上城市。我的二儿媳叫佟丽霞。她的外公孙忠佩，今年81周岁了。你只要看看这位老翁的脸，看看那黑红的颜色和一道道深刻的皱纹，你保准立即承认他是中国农民的一个典型代表。那颜色证实他在大地上劳作了几十个春秋，那皱纹说明他经历了多少患难艰辛。他虽然比过去吃得强多了，可是他哪会吃上什么精美的宴席？！一切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先生，一切香气四溢、穿着入时的女士，在你入席的时候，请记住农民，请记住孙忠佩老人；美酒佳肴，精食细脍，都是他们一双双粗壮的手创造出来的；说得粗野一点，都是他们那合着尘土、流着黑汤的汗水变成的。每一

杯酒，每一箸菜，请珍惜吧！

话说回来，孙忠佩老人八旬开外，每日粗茶淡饭，却比我们有些锦衣玉食、常吃补药的较年轻者康健许多。他仍在田野中劳动，为了省些路程，他甚至跳矮土墙而过；他很少得病吃药。中国好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了那么多皇帝，吃了那么多山珍海味、宫廷秘方，八十岁以上的皇帝、太上皇有几个？八十岁以上的皇帝、太上皇，还敢跳墙走路的，谅他一个也没有！所以，研究中国的膳食文化，固然要研究宫廷菜肴，十大菜系等等；也应该研究研究农民、渔民、脚夫、樵夫吃法里的奥妙。集古今中外文野精粗之“吃”，才能凑合成一个完整无缺的“天”，才能提炼出一个新的天外之“天”。

我们的祖宗教育我们，要“居安思危”。这早在《尚书》中就提出来了。《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了魏绛的精采的理解和诠释：“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是啊，在安全的时候想一想危险的可能性，想了就有防备，防备得好祸患就没有了；反过来说，不想，没有防备，祸患突然来了，大出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就因遭受到突然的打击而败亡。这就应了另外一句成语说的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近忧”却是无用的。

“吃”的未来形势，无论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是十分严峻的。

回首过去，哪一个“太平盛世”，不是“盛”在粮食丰足，老百姓“鼓腹而歌”上？“鼓腹”就是吃得饱撑撑的，就不是枵（xiāo）腹。又有哪一个封建强大帝国的土崩瓦解，不是垮

在“民易子而食”之类的啼饥号寒声中。《贞观政要》说得好：“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本。”这话一万年以后也批判不得吧？一位“经济学家”昏了头，因为我们现在要搞市场经济（这是对的），就把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拉出来当作重农主义的代表（双重冤案）批一通，这不大合适吧？既不讲时间、地点、条件，典型抓得也不准。

新中国的巨大功绩之一，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巨大功绩之一，是中国人肚子吃得饱，菜篮子形势好。但是，瞻前顾后，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请看从有专门知识者文章中抄来的一张简表，历代人均占有粮食量的最高值记录：

时代	人口约数	年人均占有粮食最高量（公斤）	
战国	2,000万	约460	⑤
西汉	6,000万	约500	④
唐	5,000万	约630	①
宋	10,000万（?）	约580	②
明	13,000万（?）	约560	③
清	36,000万	约320	⑦
新中国	116,000万	约400	⑥

表中的新中国记录是1984年创造的，这比旧中国本世纪前半叶自然好得没法说，比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人均280公斤也增长了很多很多（毋忘这是“人均”，而我们的“人”是一个飞快增长的变数），可是一个戏剧性（天啊！千万别是悲剧性的）的比较，是我们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与表中的战国、西汉、唐、宋、明、清相比，仅仅略高于清，而远逊于以前的一切“治世”或“准治世”。可是，我们不但要懂得：人均400

公斤这仅是 1984 年创造的顶峰记录数字，1985 年以后粮食总产数字又有下降；400 公斤里面，造酒，饲料，现代化工业社会的“人吃马喂”全在这个数里支出等等这些小形势，更应该了解“人口猛增”、“耕地锐减”等等大形势。

人口猛增——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太大了，现已 11.6 亿，所以，在厉行计划生育国策的前提下，49 年之后，将达到 24 个亿。我们既不可能从“节育”走向“绝育”，又不可能不促使老年公民日益“高寿”，24 亿是只能超过，不可能减少的。战争能大批消灭人口，我们当然极不欢迎；我们欢迎和平，稳定，繁荣。据推算，在同一时段内，美国将由现在的 2.48 亿人口最多上升到 3.5 亿人口。中、美两国国土面积几乎相等，自然条件类似，有些条件中国不及美国，但在 49 年之后，中、美两国人口的比例将拉大到 1：7。这个比例反过来说，就是假定两国农业生产数值拉平（实际不平），一个美国人可以消费七个中国人的份额，或者说一个中国人只能消费一个美国人份额的七分之一。这是不是等于说，中国人的消费水平永远赶不上美国人呢？实事求是地说：是的，谁叫您生养那么多孩子！

由于 11.6 亿这个庞大的基数，每增加 1‰便是 116 万，1%便是 1160 万，便是世界上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以 1992 年为例，这是建国以来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的顶峰年，育龄妇女总数 3.189 亿，生育旺盛期妇女达 1.237 亿，处于生育峰值年龄的妇女达 1325 万人；分别比 1991 年增加 410 万、100 万、46 万。1991 年受“羊年生肖不吉利”这一迷信说法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推迟生育，猴年峰值更高，形成额外冲击。计划生育成绩很大，但它的有效百分率是按大、中、小